

時代

文藝叢書

王伯
孔另境
編

實證美學
的基礎

蘇聯 盧那卡爾斯基作
齊明·虞人譯



行印局書界

編主 境另孔 叔任王 譯振鄭

書叢藝文代時大

礎基的學美證實

著基斯爾卡那盧

譯人虞 明齊

行印局書界世

實證美學的基礎

一元

原 著 者 盧那卡爾斯基

譯者 齊明 虞人

發行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實證美學的基礎譯序

在美學中有兩個人的美學最爲我所愛讀：一個是利普斯；一個就是盧那卡爾斯基。他們兩個人的立腳點雖則不同，但都含有許多精明的見解，可供研究藝術以至研究一般文化的人們的參考。他們的學說都是積極的，熱誠的；他們對於眼前的安易的細小的美都有站在高處遠處看來的評價，也就對於將來的艱鉅的雄偉的美都有熱烈的希望。他們都不取狹隘的美學的觀點，惟恐美和真善分得不清，他們都是取的廣闊的觀點，從社會或從生活著想，認爲美和善不可分，美和真也不可分，就使真、善、美現在還不能合一，將來一定不會不合一。把他們兩個人的美學比較起來，盧那卡爾斯基的觀點又比利普斯的更爲廣闊，立論也就更爲精彩。利普斯好像還止確認美善不可分，而求其最後的根據於人格（他的所謂人格跟一般所謂人格略爲不同，他總是要強而多就是人格高尚的表徵），所以他的美學和他的倫理學拆不開；而盧那卡爾斯基的美學卻比他還要更

進一步，他求其最後根據於生物之所以爲生物的生活，認定美學不但可以包括了倫理學，還可以包括了認識論。

盧那卡爾斯基的美學的建築頗爲高大，而其基本認識卻是極其平明的，他認爲美、善、真都可以「融合在生活的一種最高限度的理想裏面」

凡是助長生活的，就是真，就是善，也就是美，就是一種積極的，好的，動人的東西；凡是毀壞生活，或降低生活，以及限制生活的，就是偽，就是惡，也就是醜，就是一種否定的，壞惡的，反撥的東西。

而生活又不止是眼前的生活，還有將來的生活，也不止應該顧到個體的生活，同時還得顧到種族的生活。人類的發展，可說就是從單單注意前者進到更加留神後者的一種進展。在這進展中不能不奮鬥。他頗慨然於不大肯奮鬥的以前有些情況，他說：

西歐積極的人們，每逢遇到一種苦痛，不快，不幸，總是努力探究它的原因，並且竭力想用斷然手段來療治它——東洋被動的人們卻只知道用麻醉劑來糟塌了自己，或者一味沈迷在定命觀裏，前者是現實地除去生活異樣，後者卻只在生活異樣前蔽了眼睛，癢了意興，只當

不會看見。那結果是明明白白的。

像這類的話固然有點碰着我們的傷處，而且已經時過境遷，不能照樣適用，但也未嘗不可當作一種逆耳的良言，爲他所謂「種的智慧，真的利人主義的精神，還在於爲了種族的利益而發生的那最顯明的表現，堅決地不屈不撓的鬭爭中」時期的一種參考品。總之，書中可以促進生活之處很多，無論逆耳順耳，大約都不致使人看了徒然引起了飄飄然之感，而結果或者於生活很少補益，甚至還於生活有害的。至於可以增進我們對於藝術美和自然美的理解，更不必說。

原書是在一九〇三年出版，出版時曾說這是「在比較不大的論文中述說自己的見解，用最壓縮的形式傳達有一切結論的美學的大體的。」「如果這個大意值得注目，並不遇到著者自己以爲致命的批評，那時便將著手建造以這論文做它的大體的圖案的建築。」但在一九二三年，還是以「不舊」爲理由，並沒有什麼修正的照舊出版，並曾在一九二六年，將其中的一部分撿加別的論文合編爲「藝術論。」只有條把註，是新版中加進去的，所以註上有所謂「二十年前」的話。我們這種譯稿也是八九年前就譯好的，因爲種種理由，一直塞在一隻破書箱裏不會拿出來請人評正。這次因爲一生藏書全部燒光，心想從那一隻從不翻看的破書箱找點什麼書出來看看，

這纔發見了竟還有這樣一種稿子存在。心裏自然不免有點要紀念它還存在的意思。又不知道「大時代文藝叢書」的編者誰先知道了有這稿子存在的消息，再三催逼拿出去付印。於是將原稿從頭校看了一遍，又纔發見原稿已經散失了三分之一。這書中間的三分之一（第四篇和別的一二處）就是這次補譯的。雖然力求文筆前後一致，也許仍舊不無彼此不能一律的地方。還有本書的合譯者虞人先生又不知道現在流散在那里，無法請他對照俄文重校一遍。像這兩點就是我所覺得不足，心想仍不出版，要勞編者再四催促的原因。但終於卻不了編者的美意，只有就以這樣程度的一點努力請各位讀者評正了。

一九二六年編成的「藝術論」已經有魯迅先生的譯本，對於願意仔細研究的是一種很好的參考書。

齊明。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

實證美學的基礎目錄

譯序	卷前
第一篇 生活和理想	一
第二篇 美學是什麼？	二九
第三篇 美是什麼？	四九
第四篇 重要的美的種類	六六
第五篇 藝術	九四

第一篇 生活和理想

什麼是生活？什麼是活的有機體呢？

有機體是具備種種物理和化學的性質，而且經常有着交互關係的，固體和液體的繁複集合體；這集合體的繁複機能彼此相調和，又和它的周圍環境調和時，有機體方纔能够繼續其自己之所以爲自己的存在，不致喪失了自己的形制的統一。有機體雖然也不斷變動着自己機體的一切因素，但總是大體不變地保存着自己的形制，——當有機體有着這種自己保存的能力，即使遇到了環境的破壞作用，也有能力恢復動的均衡的時候，我們就稱它爲活的有機體；若是死的有機體，那是會被動地服從環境的機械的，溫度的，化學的，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作用，分解爲構成因素的。所以生活可說就是自己保存的能力，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就是有機體自己保存的經程。有機體自己保存的能力越大的，我們就可以把它看作越是完全的，越是能够生活的。我們如果觀察

大體處在經常的環境裏面的有機體，我們將會確認，有機體和它的環境之間常是保持着某種的均衡，而有機體的一方面又常是逐漸形成着對於環境作用的若干最適宜的反應；每逢遇到在有機體爲重要的環境變化的時候，有機體如果不被消滅，必定自行變化，來形成新的反應，而且還在它的機構上反映出來。這在外來的作用影響之下，對於環境的適應的歷程中所成就的有機體的機構的變化，就可以叫做進化。在比較無變化的條件之下，這可以造成對於特定環境比較的理想化的有機體，就是在特定條件之下最有生存能力的有機體；但是這樣的有機體，有一個大缺點：便是它的器官越能確定地肆應特定的機能，它將越無把握應付條件的變化。新的影響作用或許一來，便會危害了這保守的有機體的生存。因爲環境的不動地或均等的變化，在自然界中遠遠未曾成爲普遍的法則，有機體爲要生存，既不能把成團的反應和自然對立，就不能不隨順外界影響作用的特殊性而有所變化。所以最能生活的，理想的，完全的有機體，應該是在任何條件之下，都能够自由運用多種反應來維持生活的東西。

於是環境的變化，便恰恰成了訓練有機體的條件。有機體必須要從生活爲環境所引起的反應的全線索中，憑了挑選和直接適應的方法，最後造成了自衛，攻擊，及其它各種手段富足的武庫，

而有機體和環境的鬭爭纔會機敏起來。因為機敏和適應——原不過是發展到了高度的有機體，所以顯示同一特性的兩種不同的表現。

從此可知，一個有機體所生活的環境越其變化不測，它就越其不得不在適應的經程中形成更多的反應，它在一切種類的危險中，便會越是機敏的，因為機敏或適應原是經驗的結果。

所謂理想的有機體，應該是它那經驗能够把握，全存在（環境的一切作用），而它那機智能够征服它的生活或生存上一切障礙的東西。

凡使有機體離開了新的複雜的可變的反應的完成的進化，我們都可以說它是退步的；凡有適合目的反應漸臻複雜的器官，而使有機體更為富足的進化，我們都可以說它是進步的。

為一個個體保存起見，退步可以有，進步有時也可以有害。譬如複雜的有機體若是落在它那器官大部分都非必要的環境裏，事實上，它的那些器官是會於它有害的。只是從其大體說來，進步的進化總是能够鞏固有機體在自然界中的生活的，我們在人類裏面，便已經見到這樣的進化的榮冠了。

我們假如想像有機體有在安靜裏面，有在和那環境十分調和裏面生活的，我們的面前將會

現出一種安定的經程，或一種動的均衡來。凡是對這均衡有所偏倚的，我們可以叫它作生活異樣。生活異樣便是逸出生活的普通的正常的潮流的偏倚，無論它是由環境的不慣作用直接引起，還是由內在的經程引起，結局是一樣的，都是環境的這樣作用的間接的結果。

大凡有了生活異樣，生活多少總要蒙受到偏促和危險。像我們經驗所知道的，有機體是將外界環境的影響作用，作為感覺，體驗在自己的心理中的；而它的大多數的反應——就是對於這感覺的回答，卻都有着壓抑它或伸長它維持它的目的。這當然可以料想，在有機體中是完成着適應作用，想把那對於生活有益的經程加以維持伸長，又盡力所能及把那有害的經程壓抑下去的。

作為這等適應作用的心理的表現而出現的，便是苦痛和滿足的感覺。外在的刺激倘會激起生活的動搖，或會危迫有機體的均衡，則這刺激便被經驗為苦痛，為苦惱，為不快。就是在有機體本身中的某種破壞經程（外界作用的間接的結果，）也要經驗為疾病，為煩悶。反之，把破壞了的均衡恢復轉來的外界作用，以及和這傾向相同的一切反應，卻就被感受為快適。這受外在的或內在的條件的支配，有機體的感覺所表出的否定的或肯定的色彩，我們就稱它為肯定的或否定的感應。

我們可以說：凡是直接助長生活的，都是帶着直接的肯定的感應，凡是妨害生活的，都是帶着否定的感應。所謂感應，無非是在有機體的全體上，或那有機體的各個部分上，生活的現實的進長或衰退的在心理上的反映。固然，苦痛就是生活的減低，有時也屬有益，好像那苦痛的手術一樣，為救濟生活所不可或缺，而快樂就是生活的提高，有時倒反有害，如這樣快樂的直接的结果，後來除非極其減低生活不能補償的時候；然而直接的感應，是原始的適應，是並不顧慮那經程的遠在後來的結果的：這是先覺的理性的事——雖然感應的色彩，也是隨時間的潮流而變化，可以變成更合目的的。我們無從說起，理想的均衡究竟帶着怎樣的感應，因為這大抵是我們所觀察不到的。但我們可以假定，絕對未被破壞的生活的均衡，大概是和沒有夢的睡眠一樣，全然無知無覺的。我們生活上所能知覺的，無論在我們自己，或在別的有機體中，一切全是均衡的破壞和這樣破壞的結果。

從這裡可以引出這樣的結論來，便是：苦痛是一種本原的東西，是均衡的破壞；快樂是一種演出的東西，是只有被破壞的均衡被恢復了，就是苦痛被消滅了的時候纔會出現的。

但是這樣的結論，是全然不對的。

問題在乎有機體和環境的交互作用，是有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環境破壞了有機體，使有機體蒙受一切種類的危險，而有機體卻用各種各類反應的方法，從環境中保衛自己；還有一方面是，環境供給有機體恢復和保存的條件；對它不但做了刺激的環境，也還做了保養的環境。有機體爲着自己防衛和自己保存，勢不得不經常放散力量，而要使這力量經常恢復轉來，勢又不得不注入必需的分量給有機體的各個器官。各個器官各自行了特殊的潛在力量的，一定的蓄積，各自把這潛在力量順承環境的作用去活動過後，就又不得不重複蓄積。萬一力量消費得太多，多到不能相當的恢復，或力量（以營養物的形式）注入得太少，少到不够補足平常的消費，那器官就要衰弱，均衡便要被破壞。於是就會有了否定的感應。但是均衡的破壞，不用說也可以發現在別一方面的。設或有一個器官（重複一遍，它是有一定分量的組織了的潛在力量的）多時不見動用，營養的輸入在它成爲完全無需，所輸入的將不變形爲必需的的特殊力量，就是不被組織化，卻沈澱爲脂肪樣的東西。結果，器官也是要變質，或萎縮的。因爲這樣，不但營養的注入將要逐漸停止，就是不見動用的器官的本身組織也要被有機體給它改組。在這營養過剩方面的均衡的破壞，最初並不會覺得煩悶；只在欠缺活動的時候，有些煩躁，好像器官要去活動一下，有如馬站得太久了，要頓腳搖身，人

做了不動身體的工作之後，很想去運動一下似的。

營養蓄積過度帶來的否定感應，比之力量消費過度帶來的否定感應來得緩慢，來得模糊，是顯然的：這樣的均衡的破壞，並不會有直接的不幸來危迫有機體。但是把這久不動用的器官中所蓄積的力量來急激的發散了，卻會使人覺得快樂的。就使物質代謝上的停滯，不會給與苦痛的感覺，那代謝的促進，只要不至疲勞，不至注入的營養不夠補足它的消費，總可給與快適的經驗。假如恢復了消費了的力量，帶有肯定的感應，那麼消費了蓄積過度的營養，也會帶有肯定的感應。營養蓄積過度到了某一階段，就要感到一種想要運動，想要消費力量的要求；一去消費，有機體便會樂得無可不可的，即使並無目的也要埋在裏面：像這樣無目的地消費了過度蓄積了的營養，這營養的迅速轉變為各種器官的特殊力量，以及那力量的放散，我們就叫做遊戲。有機體遊戲時所得到的肯定的感應，是很有生物學的意義的；它能够幫助器官的保存，能够保證進步的進化。

這大約只要把進化來依據我們所規定的兩種生活異樣的術語——考察便會了然的。

設使有機體碰到了環境的什麼新作用，或者爲了完成工作的緣故，不得不將自己的什麼機能緊張得異乎尋常，這時我們面前便明明白白擺着力量消費過度的生活異樣。這生活異樣不得

不除去，而除去明明白白可以有兩種方式：就是說，工作過度了，要減少些工作或者要憑營養的形式增多些力量的注入，來除去不調貼。這對於有機體有兩種方法往往同樣都是極有可能的一種是振作的——做出新的複雜的反應來，或者把某種反應換做雖則比較生澀可是比較經濟的反應，來增進自己的力量；還有一種是被動的——只將工作拒絕掉，退卻掉，迴避掉，煎熬掉，敷衍掉。凡是生活異樣都是可以積極地（增加整個有機體或某一器官的力量總量，或者保證別的器官會來援助這一器官的新的適應）除去它，也可以用被動的方法（逃避新任務的方法）除去它。積極的解決生活異樣，可以引起有機體的分化，增進了有機體的經驗，機智，和一般的生活力；被動的解決生活異樣卻頂多只能使有機體保留原狀，三不時還要縮小了它的生活範圍，以致部分的死滅或某種要求的萎縮。

引了例子來說明：例如有某一人類或動物的種族，侵入了一向是別的人類或別的動物所佔有的地域。生活艱難起來，一切生活條件都變了，或是侵入者直接襲擊了土著，或是侵入者和土著競爭，都同樣地難以得到食物和別的生活資料。土著們可以起來抵抗，或是想出最適當的戰法來，和這新的敵人直接戰鬥，或是把獲得生活必需品所要用的機關和武器，弄得更其完善的方法，來

行抵抗。但他們也可以比之用力，更其愛好和平和貧弱的生存，服從運命，離開鄉土，遠遠逃到福澤不厚的別地去，佔着作爲臣僕的下屬地位（倘若問題是關於人們的），漸漸地他們也就能够慣於營養和食料的不够，而把生機縮小了。在前一種情況裏，就是用積極的抵抗或完善的方法來競爭的情況裏，新的敵人的侵入，是於民族或種族極其有益的，可以使勇敢、敏捷、機警、聰明等等都發達起來。在第二種情況裏，敵人的侵入是會使土著生活低下幾段去的。

西歐積極的人們，每逢遇到一切苦痛，不快，不幸，總是努力探究它的原因，並且竭力想用斷然手段來療治它，——東洋被動的人們卻只知道用麻醉劑來糟塌了自己，或者一味沈迷在定命觀裏。前者是現實地除去生活異樣，後者卻只在生活異樣前蔽了眼睛，瀟了意興，只當不會看見。那結果是明明白白的。

解決生活異樣之所以有積極的或消極的傾向，是有許多非常複雜的原因的，我們這裡不涉及那原因的探討。

我們在別類的生活異樣裏也可以見到同樣的情形。假定有機體享受了過剩的營養，它當時正在有利的條件下，並沒有消費掉營養分全量的必要，而那額外的未經組織的物質（例如脂肪）